

申賦漁

重庆出版社

no more

不爽

weep no more



不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哭 / 申赋渔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229-09958-9

I. ①不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13117号

不哭

BUKU

申赋渔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责任编辑: 王春霞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 王丽红

装帧设计: 朱赢椿 皇甫珊珊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hjhztr@vip.163.com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150千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Weep no more

W e e p n o m o r e

海滩上的孩子

——《不哭》再版前言

这是几年前写的一本书，有些事甚至发生在十年之前，今天仍有讲述的必要，是因为其中一些人的命运因为被书写而发生了改变，而其中一些事，却仍在另一些人身上上演。改变命运者，我并不为此自矜，只是感动欣慰。而另一些不断重复的悲哀，却让我充满了深深的无力。也许，再一次讲述，可以找到同道者。

那么，我是谁呢？我只是海滩上的那个孩子。

大海边，一个孩子走在沙滩上。退潮了，许多小鱼来不及游走，被搁浅在海滩上的小水洼里。这个孩子在把小鱼一条条捡起来，扔进大海。一个大人从旁边经过，劝说道：“你看，海滩这样长，你能帮多少条鱼呢？你能走多远？谁又在乎你做这件事呢？”孩子头也不抬，继续把一条一条的小鱼扔向大海，一边扔，一边说：“这条小鱼在乎，这条小鱼也在乎。”

我希望本书中的这些人的命运，因为有个这样的小孩关注而有所变化。

《宝宝，不哭》中的这个孩子，我跟踪了三年。这个孩子深度烧伤，每年要做两次植皮手术，一般家庭

承担不了，一直要做到停止发育生长。孩子出院后，在一个德国朋友的帮助下，孩子开始做手术，我们一起筹钱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后来，还是在这位德国朋友的帮助下，联系到一个美国家庭，收养了这个孩子。在这个家庭的附近，就有一座大型的治疗烧伤的医院。至此，我们才算了却这桩心事。

《为了孩子去流浪》的张金锋，他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一天能到舞台上去拉一曲二胡。终于有一个机会，我推荐了他。那天他穿上他唯一的一件新上装，登上了舞台，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。之后不久，发生了汶川地震。他把他两个多月乞讨所得的钱，全部寄给我，让我捐过去。而没有钱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世界感激的方式，就是每隔一段时间，每到一个新地方，就去义务献血。

《孤儿院》里有许多“兔唇”孩子。有一次，在南京，我得知有一批外国的专家来专门治疗这种病。赶紧为他们联系。我至今还记得网名叫“小羚羊”、“南京辟邪”的几个南京人，他们从南京到安徽去接来孩子，又在医院里陪护。手术成功后，再送回孤儿院。善是一种接力赛，只有起点，永无终点。时隔再久，也能记得彼此的温暖。

还有，那个从南京骑自行车三百多公里回家看妈妈的李红光，去年的中秋节，突然给我打来电话。那个自尊而贫困的大学生，考上了军校，毕业了，现在已经是某边防站的军官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里满满都是欢喜。我曾多次去看他。每次要留几百元，都要争执半天。最

后只能夹在他的某本书里，走后再告诉他。给一点点钱，对他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，他自己找到了通向未来的水晶楼梯。

常叹无力的我，依然相信普通个体，也可以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。如果有更多的人，苍穹之下每个善良的人，都能成为海边的孩子，一起走在这个时代的沙滩上，为搁浅的鱼儿行走，那么，更多的小鱼可以长成大鱼，而一些大鱼可以化为鲲鹏，承载更多卑微却努力的生命。

申赋渔

2015年3月于南京

申赋渔，作家、记者。著有《不哭》《逝者如渡渡》《光阴》《一个一个人》《匠人》《阿尔萨斯的一年》等。先后在《天津日报》《杭州日报》《福州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石家庄日报》等十多家媒体开设专栏。导演有《龙的重生》（中法合拍）《不哭》《寻梦总统府》等纪录片。曾任《南京日报》驻法国记者。现为《南京日报》“申赋渔工作室”主持人。

001 宝宝，不哭

Don't Cry,Baby

一个一岁半的孩子，被烧伤。因为家庭贫困，父亲竟把她一个人，丢在医院。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，身边没有亲人。

017 为了孩子去流浪

Straying for Children

这么多年来，每一天，在每一个城市，他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，小心地拉琴。随时准备有人来驱赶了，背了东西赶紧离去。他躲在二胡的琴声里，靠着二胡糊口，靠着二胡，给女儿挣钱读书。

033 孤儿院

Orphanage

谁能想到，广阔的乡间，竟会有这么多被遗弃的孤儿。如果没有这个残破不堪然而毕竟能够遮风挡雨的“家”，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？而现在，这个“家”，却面临倒塌。

049 9月1日

September 1st

他没有饭吃，没有地方睡觉，可他没有去想这些，因为马上又是9月1日了。9月1日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，从来不曾有人想过，这世上，会有这么一个日子，一年一度，会给一个孩子，带来最大的希望和最深的绝望。

061 压垮的18岁

The Crushed 18-year-old

品学兼优的哥哥的自杀，给了弟弟必须坚强支撑家庭的理由，弟弟多么希望自己能救贫寒的父母于生存的艰难，却因为没有哥哥那样优秀的成绩，同样面临崩溃。

073 宏雅的微笑

Smile of Hong Ya

她穿着一件红棉衣，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，生动鲜活。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，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，刺得人心里发痛。

081 14岁，15岁

14-year-old,15-year-old

她哭着。她说：“我们出去谈一谈好不好？我们单独谈谈。”
银花跟她出去。两个同学留在屋里看电视。
一声尖叫，不很清楚。开小电视的声音，又是一声。
银花的两个同学冲了出去。整条街被惊动。

097 血色少年

Bloody Youngster

这是一群未成年少年，因为家庭残缺或者贫困，他们无人问津，他们游荡着，动辄出手凶残伤人，之后浑若无事，扬长而去。

105 城市边上

At the Edge of the City

“民工潮”是20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。在南京，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。对外来打工者而言，现实的困窘，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而未来的希望，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，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，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，更在于孩子的未来。

113 精神缺钙症

Lack of Sprit Calcium

他是一个大学生，却沉湎于网络，不可自拔。当他对网络也感到无聊之时，他决定以抢劫银行求得解脱。他想坐牢。

121 假如人生是一部默片

If Life Is a Slient Film

他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个世界上，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
129 我是谁

Who am I

他想家，想爸爸妈妈，还有他的小妹。想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就用烟头烫他自己。李龙飞左手臂上，密密地布满了圆圆的伤疤，有旧的，也有新的。

145 妈妈我饿

I am Hungry,Mum

一个3岁的孩子，一个人，被关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的黑房子里，在寒冷、饥饿、恐惧中死去。她死了，她去了天堂，在天堂里，她用不着再一次次地哭喊：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161 河水冰冷

Cold River

因为农田改造，他们拆去了上学路上的桥梁，然后，冷漠地听任孩子们每天涉水而过，甚至在这个10岁的女孩被河水吞没之后，桥依然断着。

173 守口如瓶

Silent Like a Tree

当两个12岁的孩子溺水挣扎时，相距不过十多米远的钓鱼者，竟能心平气和地继续等着鱼儿上钩。孩子的同伴，烧了他们的衣物，相约回去之后，什么也不说。

181 我要妈妈

Mum,I Need You

小周煜已经记不得爸爸的模样。爸爸很久没来看她了。自从妈妈生病之后，爸爸就走了。

爸爸什么理由也没有，对他曾经苦苦追求过的爱人说：他不想过这种日子。

他走了，他重新去找一个女人结婚去了。

现在，最爱她的妈妈也走了，去了天国。

197 姐姐不疯

Sister is not Mad

因为贫困和麻木，他们对出走了三年的姐姐不闻不问，让她疯掉。存在于社会之中，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无奈，父亲及家人的麻木，难道不也是生活与环境的产物吗？

213 乡路带我回家

Country Road Takes Me Home

一只一只不锈钢的快餐盆递过来，里面是没吃完的米饭、排骨、大肉，甚至完整的鸡腿。李红光咽了一口唾液，又很不情愿地一样一样倒进垃圾筒。上大学两年来，他没在食堂吃过一顿饭。他没有钱。

229 设计人语

About Design

她才一岁半
父亲把她一个人，丢在医院
麻醉过后
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
熄灭了
眼睛里满是泪水
慢慢合上
缓缓地，泪水从眼角落下



麻醉过后，她抽泣着，轻声地喊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慢慢睡去。

宝宝，不哭
Don't Cry, Baby





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了，身边没有亲人。

病房很大，静静的。一个小不点，孤零零地躺着，床显得特别大。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就是那个受伤的、一岁半的女孩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哭，脸上挂着泪。她的父亲送她到医院，就走了，不再出现。留下她一个人，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。

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了，身边没有亲人。

“42%的面积被烧伤，35%是三度重伤。”主治医生说。

女孩哭起来。

护士摸摸她的手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医生说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我也说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孩子哭得更厉害，喊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

妈妈不在。没有人知道，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，她的爸爸。没有人知道她是谁，她的家人是谁。她一个人，被丢在医院，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
2004年3月9日。白下路，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
晚上8点，7病区，烧伤科。门卫打来电话：一个小女孩烧伤，很重。护士赶忙下楼，去接。

“我到一楼电梯口，两个男的，前面那人手里抱着个孩子，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。上了电梯，他说两天前火烫的。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。他在镇江打工。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，医生让转来这里。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。”护士说。

病区处置室。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，他是烧伤科主任。“烧得非常重，非常危险。左侧下肢已经炭化。用手敲，硬邦邦的。血管也烧焦了，血管就像树枝形状，僵化凝